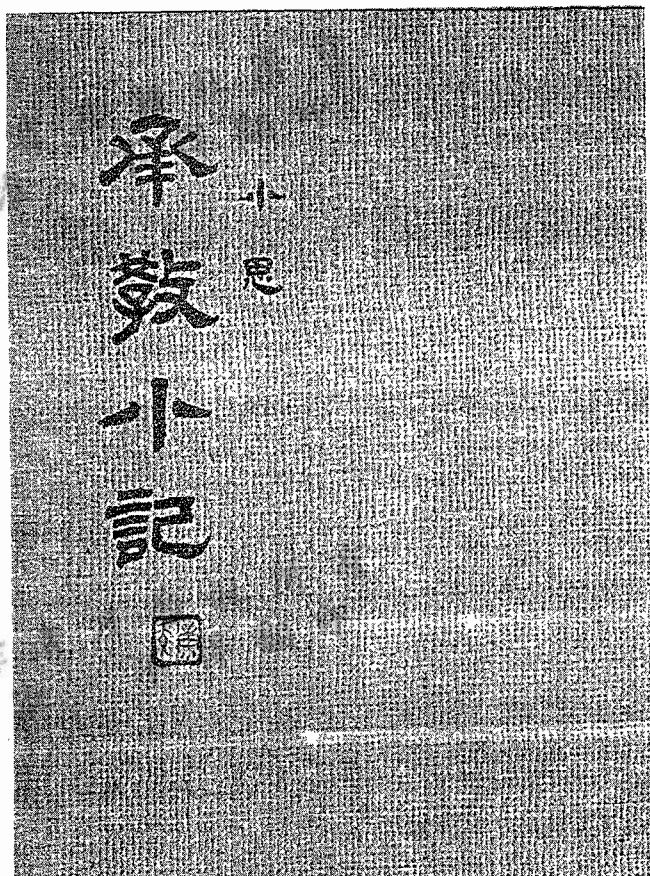


黃繼持

試談小思

以《承教小記》為主



所有社報及
印翻得不得
者及社報
(一)

讀小思的文章令人氣靜神凝。這裏故意不用「氣定神閒」的「閒」字，怕引起類似「閒散」、「閒逸」的聯想。小思的小品與晚明的小品，兩者用心是頗為不同的。她筆名的「思」字下得恰當。幾乎每一篇文章，包括貌若閒逸的寫景之什，都具思理，時還嚴肅得跡近凝重。不過，那思理是從生活實感領悟出來，又歸結到真性常情的，所以能清人神志而悅人心。小思筆名，據說原來想用「夏颺」。炎夏清風，豁人心神，正堪喻其文品。至於「颺」字另一義訓為「疾風」，則踔厲風發，豪放飄舉者，顯然不是小思給人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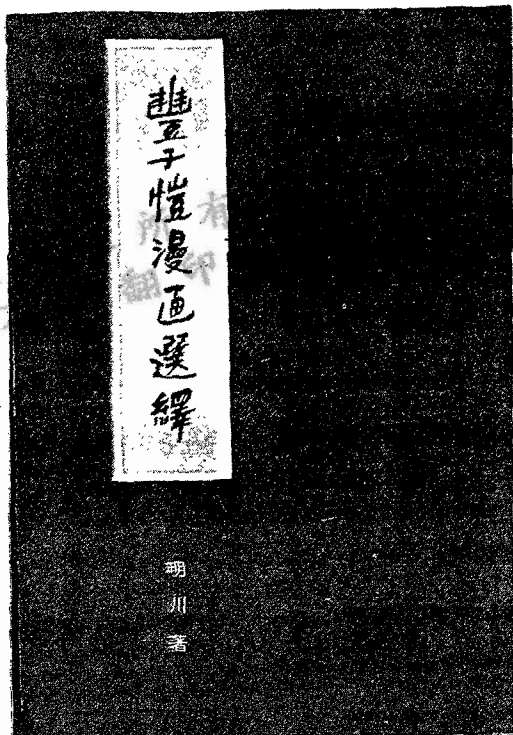
應該是，風華內斂，潛氣內轉，修養有素而見諸文。她不逞才情而走上藝術之路。

在小思，大抵可以說，藝術不能離開性情與思想安然流露的韻致。性情與思想，修養工夫主要不在「文中」，正如陸放翁所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但性情與思想，是否能夠轉化為藝術，恐怕也要下一定「文中」的工夫。不過，當「文外」「詩外」者化入藝術之中，則原來的性情與思想也就成為藝術的有機成素。談說起來，便不僅僅是揄揚作者人品道德或思想境界，而是談「藝」所不可或缺的一環。

論小思的散文，或說其文詞清醇雅正，針綫繅密，剪裁有度；或說其淡素自然，卻觀之不厭；或說其情理交融，而精瑩明澈；或甚且稍涉浮誇套用東坡居士評陶

版權為批
未經出版

靖節語：「質而實綺，癯而實腴。」這都大體上能夠指出其文體貌。然而徒論風俗，畢竟不能盡作者「文心」之全。作品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作者的性情生活學問思想，兩者關係，大抵是「不即不離，不一不二」的吧，既不直接等同，也不絕緣孤立。這本是文藝通則，但讀小思這樣的散文作家，更加不可忽略。「文心」之全，便應統攝「文外」「文中」。雖則評文規矩，只能就文論文；文中有人，可觀文知人；卻不能倒轉過來，鬧出據人評文，以人代文的笑話。我們尋繹小思之「思」，也只應在文中尋繹。更不是說把她的思想「還原」，便算品評了她的文章。不過對於探求她的「文心」，大概還會有點幫助，也顧不得是否「文學批評」的正業了。



(二)

作為散文藝術家，小思也許要到《承教小記》一集，才充份顯出她的實力。

當然，早期的《路上談》（指純一出版社《路上談》第一輯）與《豐子愷漫畫選釋》，都寫得好，也多少預示了往後文章的大概風格。但由於這兩輯文章，自己限定在一定範圍內運筆，那「好」也只是在一定範圍內的好，而未必與散文藝術的高標準完全相符。例如《路上談》懇摯而不免侷促，《漫畫選釋》穎悟卻不免浮泛。這在選題時便命定如此了。



小思與《人到中年》作者謹容

但即使單以此兩輯文章，小思似已可躋身於當年白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二十年代初，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潛、豐子愷等在浙江上虞白馬湖辦春暉中學，其後又在上海辦立達學園、開明書店。他們未必如別一些新文學者捲入社會運動時代旋渦的正中，卻以誠摯務實的態度，從事青少年教育與文字工作。散文多以人生小品及說理文章見長。小思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香港寫這兩輯文章，她具體的生活經驗，所面對的學生的心態與問題，當然跟四五十十年前頗有不同，但文中所表現出的理想目標、價值取向、人生感興，還有教育信念，連帶而來的大概文風，幾乎可以說得

上一脈相承。

她寫作既以訴諸學生與青年讀者開始，往後便一直保持那份慎重與謹嚴得稍帶矜持的文風。這當出自那潛移默化在她性情中的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感。但她絕不是居高臨下，很多時與其說是教人，不如說是自勉自省。然而這總不免多少妨礙了現代意義的藝術家才情生命之全幅展開或社會生活之多方介入。就這個意義上，小思甚有古風。她也就在她自己所選定的格局中，不斷追求，達到這一標格的完美，而成君子之文。「香遠益清，亭亭正直。」在本地芸芸作家中，她是風神挺拔的。

(三)

有心的研究者，可以仔細探釋小思從三十歲左右寫的《路上談》到接近四十歲以來寫的《承教小記》，中間演變，移步換形之跡，可以見出一步一個腳印。

粗略一覽。讀《路上談》，讀出作者人生觀的基點。讀《漫畫選釋》，不妨辨別那些是依他，那些是從己；那些略帶玩弄光景，那些確是真知實證。例如比較《前面好青山，舟人不肯住》與《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兩則，或《中庭樹老閱人多》與《幾人相憶在高樓》兩則。論文辭之美，畫意之切，後不及前，但後篇更有作者自己面目。又例如《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女性特徵的敏感突接以「現代主義」的人生體味，在小思文中殊不多見，然而這未嘗不是小思真實的感思。

讀《日影行》，該讀出作者對中國的

深情。例如看《日近長安遠》：「果真是詩中草木、夢裏江南？……誰會知道，這兒有個傻瓜，竟站在異國的泥土上，去追尋從未見過的鄉土面容。」——寫時在一九七一年。讀者還該從《一座記恨館》等篇讀出她對中日現代史的深刻的反思。「文化化的中國」之懷想，在《蟬白》一輯中，更是苦澀的。

從一九七四年以來的《七好文集》的篇章中，卻可以窺見遊學日本一年的生活，對作者藝術生命成長之重要。且不說更激起中國之思，單看顯明的四季推移，自然風物之美，不再只從詩文臆想，而今即目與情。自然、文化、社會、個體，這幾方面的關係與秩序，不再只是抽象的思理，更是「存在的實感」。小思的文章裏面，對此數者的態度取向，不是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方式的。大抵她從中國書卷與師長所得的涵育，在京都的東方文化生活中有所印證，自然與人當見和諧的秩序……。

不論哪一段時期的作品，我們都可以讀出作者對香港的摯情。她寫出植根於本地生活的作品，卻又未能切入香港這個現代工商業社會的核心；然而她所表現的，又正是於此地要生活得合乎人性人情所不可少的一份清明。

這份清明之思，不是古代幽人之超然世外，而起碼也當如她所欽慕的豐子愷之不離世間以出世間。其實，小思文章中，佛教的意味幾乎絕不可見，偶爾談一下禪，也說「本來這個不須尋」。思想上影響她最大的，後來我們從他的《一塊踏腳石》、《承教小記》等幾篇情文兼至的佳篇中曉得，是唐君毅先生的以儒家思想為本

的道德理想主義。從哲學家的唐君毅到文學家的小思，其間的過度與藝術的接引，豐子愷及其他散文家自然更多的喚起她的感性思維與生活視野。哲思與藝術渾化在她的文章中。就成長過程看，首先渾化在她的性情中，性情感應於生活，展現為思緒。某些人眼中，她所「思」究不免還「小」。但不論小大，那是真實生命的展現。當然，「真實生命」可以（而且應該）有多種型態。而於小思這個帶儒家情調的文人型，「真誠」之兼為道德綱領與藝術綱領，顯示得更為清晰。

(四)

《承教小記》一集所收，除了一篇寫於一九七三年外，都是一九七八年至八一年的作品。在此之前，她為星島日報《七好文集》欄已寫了三四年。讀者面之擴闊也就促成題材與藝術空間與深度之開拓，不用「說教」而可「自由」抒展。文字風格也見超升，從初期娓娓有致的說理紀事，發展到柔中有剛，外疏內密的近似散文詩的筆調。

賞析《承教小記》途徑不一。讀好的散文集子，如遊蘇州園林，景物構成在有定與不定之間；遊取路綫選取得宜，園冶的匠心便在步移景換中，次第顯現。很希望能夠讀到關於小思此集的「遊記」多篇。下文卻只匆匆一到，草草攝下幾個零碎鏡頭，無疑是辜負大好芳園的。

(五)

從寫景文章說起。這裏指自然景物，加上名勝古跡。景既入文，景即寓情，即情又可悟理。景、情、理之相互映襯生發。傳統詩人文士於此顯其慧心，但魚目混珠之作亦不少。關鍵在於，觀景之人，有無植根於生活的實感。

《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濃麗的美文，卻帶疏宕之意，仿如六朝小賦。八年後寫的《京都短歌》，則是清麗的小令，似淡抹而實濃情。前面寫在京都：「從前讀詩讀詞，實懷疑古人哪裏來許多惜春傷春之意，到如今，才了悟他們並非與感無端。恐怕不是善感，離開香港，令我覺得老得真快。」後篇留下一道謎：「且為您，寫下短歌八闕，從此我不再提起京都。」沒有說出何故。不過，京都之旅，使得作者原先得諸文辭，心中憧憬之美，落實為色相，應是無疑的吧！色相所生的實感而來的文章，不論疏密濃淡，注入了作者生命一部份，因而雖淡亦濃。

香港的自然景觀，格局當然比京都要小得多。香港看風景，於小思，本就包含在平常生活之中。於是脫落域外驚艷的馳騁之情，還他樸素的靜觀之意，所悟出的道理，卻不比馳情者為輕。《山景》沒有追求詩情，只如單色版畫的綫刻之美。然而這樣的句子：「沒有歸鳥的山，只好沉靜等待明天。」超乎畫而到詩境。《苔》的一篇，點出那幽賞深意，可惜點得太「破」。不過看苔可以洗心，觀物可以識理。《山中》螳螂，有「擋車」之外的悲劇，文似諸子寓言；山中遇雨濕透，文似東坡小品。短章兩則以理趣勝。然而更好是情理都融進生活中，生活裏又沒有遺忘人

與自然相關。《哦！秋風》便是這樣的一篇好文章。綿密細緻，織進了好幾層時空不同虛實映照的生活敏感。這是文人的敏感，但這文人的敏感又表現得多麼樸素和「本地化」。《花訊三則》，她正就「本地」的角度來看本地的杜鵑、紫荊。而小思的「本地化」，卻正把她區別於本地的一般人。

《晚晴》一篇，題面雖舊而意不陳腐，語不落套。天然與人道諧協交映，很得唐先生《人生之體驗》的神髓。但《今夜星光燦爛》說：「我靜靜坐在太空館內，不想外面只爭朝夕的世界。青空如洗，且醉，今夜星光。」作者也許沒有充份意識到筆下帶來的兩重「反諷」。天道與人間失去諧協，卻又躲在人造的星空裏。作者是否真個不看外面的世界呢？大量篇章顯出她對人間的一片溫情，對學生對師長情尤深摯。她只不想「只爭朝夕」的濁世擾攘。然而這點「潔癖」又會不會使她在師生情誼與教育事業之外，有意無意地避免介入許多世情雜務，從而影響到文章題材內容開展不足呢？

「懷舊」的一組文章，也許透露一點消息。她所追憶的是童年時所接觸的物和人。以物為主，「人間相」也作為一種「風景」描繪。這是一幅幅靜化了的人間小品。說不上畫評之所謂「逸品」。並非超然世外，但又似帶一些道家觀物的情調。「多少過去了的人、事、物，無論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美的醜的，都是人的生活一部份，跟我們樂過憂過。」那樂與憂，文章表現的，也是小樂小憂。作者沒有藉以襯托她的生活歷程。例如古來所謂「以

物觀物」。而那些小小「東西」——籐書篋、木屐、白糖糕——都是她童年生活的重要內容，印象明晰入微，不須直寫童心而童心宛在。大件一些的「東西」——東方戲院、英京酒家、鹹魚欄，面臨拆掉或改變的時刻，所喚起的也正是童心所感知的舊貌。這一組「人間風景」因此是兒童眼下的「人間風景」。兒童與大人單純的二分，構成自足的美感世界。以物帶出人，物與人是平等的。愛物而仁人，保持「物相」的純粹感，因而保持對「人間世」的一點童真。這點童真，滲透到小思其他文章中，並不止於懷舊之什。

這點童真，絕不等於無知，而且對人間事物因不淡薄又不激越的一種「溫」情。用她在《舊和新》的話說：「暮然回首的滋味，是有點溫馨，又帶點蒼涼。懷舊，迷人的地方，可就在這裏。」她經過了「舊」，如今看的是「燈火闌珊處」。但所繪寫再現的事象，卻也不盡是當年的燈火輝煌。她只愛寫星星燈火。而且還未必談得上「小中見大」——如果所謂「大」是指複雜的社會問題的話。當然在文章的邊緣還會略為觸及的。正如《逛閒街》所說：「無意間看到了許多平日不留意的人和事，但「逛閒街，不該想大問題，繼續向前走吧！」

樂意走的不是鬧市大街。《巷》一篇說：「走在像駢四驢六的交通大道中，我竟想起曾見過的小街小巷小胡同，這不算反叛？」那是「叛」歸於童心之純，「散文小詩」之境，可以流連靜觀的物我和諧的形相。那愛物愛人的人間溫情，也就在舊物的變遷流逝中，表現得多麼深厚。

《杜煥不在》，南音警師逝去，也就如舊物不在。並非貶人為物，實在因為在她文章裏，舊日的世界（與理想的世界）中，物與人，應該是統一的。

但作者的懷舊並非憶夢。她對當前的世界景象，也可以選擇地觀察入微。《一陣冷氣吹來》，以她一向的靜觀方式，鮮明地刻劃了一幅人間小景——但那是「今日」的景象。筆調冷峻，只在結末處簡筆一句點明，但文章已經反襯出作者人間之情與理性之思。當然不表示作者態度不介入，或有意保持一段距離。她另外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小文，《兩題》中的《藍玻璃》。多引幾句：

「……藍玻璃一隔，車外，就變得色彩奇異：說是淡藍色的世界？又不是，分明仍看得清楚窗外景物的原來顏色……踏出車外，黃澄澄的陽光撲頭撲面罩過來，我不禁驟然吃驚，像給誰一掌推進另一個世界去似的。驚訝的不是陽光太猛，而是——一直自己以為看得清楚的顏色，跟原來的並不一樣。

從此，我怕藍玻璃。」也許，問一句對散文家未必相干的話：是否可以接受「白玻璃」？

(六)

說理文仍是小思最為着意的一種體裁。但早已從《路上談》式的娓娓傾說進而為言簡意遠。即物生感，事理相生。卸卻訓誨的意味，筆力更加集中。思理所及，

具人生啓悟之拓展。

選題有時似僻，又時又不避熟。前者如《鷄仔蛋》、《孤雛》，後者如《蛾》、《蟬》。核心思想，是對生命之關懷，而觸及社會問題與人生實踐方向。僻題悟常道，熟題出新意。角度之善選，觀察之入微，問題之提挈，使得思理的振幅遠遠超過那不足千字的文章。思理有時似帶情意之姿，如說蟬：「牠爲了生命延續，必須好好活着。那管是九十年，九十天？」有時客觀冷靜，如說蛾：「蛾，必須學習選擇，分清楚該朝向哪種光。」有時主題客觀來回交錯，問題幅度更大，而作者不下論斷，理在言外，如談「鷄仔蛋」之犧牲，「孤雛」之當實驗，便迫人與作者一道深思情感與科學、生命與社會的大問題。

對於生命之委屈而表現的同情，寫得最有力的莫過《盆栽》一題。也是熟題目，但蘊含的思理與筆力，似不稍遜於龔自珍的名篇《病梅館記》。文章可作多層次詮解。也許在其中一層，可以讀出香港青年（乃至香港人）某一方面的悲劇。

「觀事之理」與「立身之道」可以是一物之兩面，但後者於人更爲切近。作者也不是好爲人師。她是企圖在她所承教的好老師，與她往教的芸芸學生，前後之間，努力當好那中間的環節。她在這一組文章中，身份是「生」與「師」合一的，基調是「反求諸己」。《夢見生公》是自勵，《勇者》也見人而內省。還有《戰鬥格》一篇，藝術上不算超卓，但內容却似乎綜括地道出作者的心志：「這種戰鬥，表面沒有耀眼的火光，但積儲的熱，一旦發

動起來，會銳不可當。怎樣先自己做好，怎樣弄清楚正確目標，怎樣堅持下去，這正是「戰鬥格」的重要課題。」比起她以前寫的一篇《一肩担盡古今愁》，本篇「詩意」較少，「樂觀」較多，但思理是可以貫通的。詩人與志者表現同一生命情調。

(七)

小思文章，人際之情表現得最盡緻的，莫如師生的情誼。固然，懷舊諸篇，有如父母親的側影與情貌，寫得自然而不費力，就如「天倫」之「一天」然如此。這種意境也許不需專篇特寫。但寫老師，筆墨却很濃重，每於死生之際見深情。《七好文集》有幾篇悼師文，《承教小記》三篇寫於唐君毅老師逝世後的文章，且在對逝者的仰思追慕中，展示自己過去的一部份。小思爲文向來少談己事，現在也只在托出老師的化育之恩。寫來不作空泛的欽敬語，而着力寫自己的切身感受。她甚至不用類似「偉大」的字眼，因爲空泛的敬語其實是一種褻瀆。她不須正面的具體的描寫，老師之好，全是從學生所受的影響，所得的「挽救」中烘托出來的。老師對生命的啓導與接引，那是性情的接引與文化的啓導。老師之爲人，與老師所寫的書，同樣爲受教者所仰視。那是文化宇宙中的心靈映照。

她悼念未能見面的豐子愷先生，表現了同樣性質的欽仰，是生命的契接，同時也是文化的契接。《瀟灑風神永憶渠》，通過豐先生的學生對老師的盡力，來寫小

思作爲讀者的感念。《師承》一篇，便直接寫這個學生對老師的崇敬，並點出乃師承於豐先生之師承於弘一法師者。小思之於豐子愷，應該算得上「私淑」吧！豐「老師」比諸唐老師，因爲是藝術家，遂可以有較多的形象風姿之追摹刻劃。如《石門灣的水依舊流着》，具有如斯的喟歎與信念；又如《小酒杯》，即物思人，親切中仍是欽仰。生命與文化合而爲一。

(八)

小思對中國的感情，也是生命的與文化化的合而爲一吧！

當然還有大地河山，還有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還有現代歷史的糾結，還有一時還不易參透的中國之「謎」。小思這一段情懷，二十年來紆迴曲折，恐怕倉猝不易說得分明。此中苦樂隱顯，不可一概泛論。在《承教小記》之前，《日影行》與《蟬白》時期，輪廓是分明的。到《七好文集》時期，既有明朗的《龍的故事》，又有隱晦的《北天》與《朝山》。《承教小記》中，既有《若到江南趕上春》的清朝，也有《馳過的一瞬，纏綿的永恒》的幽思，復有《河的謎》的複雜。這等情懷，遂賦予她的散文以芬馨異采，也滙通於中國傳統的懷鄉去國的情思，但這又確然是從小思的性情氣質與她生活的時代環境萌發出來的。不管怎樣演繹，這畢竟是身居，深受中國文化所孕育，憶想祖國河山人民，所發的極其誠摯的聲音，也是構成散文家的小思的藝術生命重要的一部份。

(一九八五年一月初稿)